



活塞环厂学工记



20世纪70年代初,东关小学学生在校办工厂调试弹簧

□ 阴元昆

日前,我参观聊城地委专署旧址纪念馆时,被一张老照片吸引。照片中,一个女孩正聚精会神地检测一个小零件。下边的文字说明是:20世纪70年代初,聊城东关小学学生在校办工厂调试弹簧。由此,我想起当年的学工往事。

1970年,我在聊城三中上初中。那时候,在“以学为主,兼学别样”,即不但学文,也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的教育方针指导下,学工成了上学的一项重要内

容。在我们的课程里,有一门课叫《工业基础知识》,学校开办了校办工厂,还组织学生分期分批到校外工厂参加学工活动。

这一年的秋天,我们班同学来到聊城活塞环厂,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学工活动。活塞环厂位于当时的工农兵路(后改称花园路),那个时候,我就知道这个厂在全国很有名气。

我们学工的学生,住在厂内路北的宿舍里,睡的都是上下铺。我们编好小组,被分配到各个车间。我所在的小组被分配到工具车间,我担任小组长。

我们在师傅的指导下,学会了在老虎钳上锉六角螺丝帽等钳工技术。我们也跟着上夜班,上一个夜班发一毛五分钱的夜班费。

在学工期间,我认识了一位师傅,他脸庞黑黑,说话风趣幽默,名字叫张朋。那天晚上,我们几个同学正在车间里上夜班,张朋师傅带着徒弟来了。他一串一串地说着俏皮话,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。我们同学中有个女生叫胡凤香,她曾经在济南一所小学的宣传队待过。张朋师傅让她表演节目,于是,胡凤香在车间里唱歌跳舞,表演了一个又一个节目,受到师傅们的热烈欢迎。

临走的时候,我们恋恋不舍,我还用大红纸给车间写了感谢信。回到学校后,班里进行了学工总结,我们小组受到了老师的表扬。

1972年,我在聊城三中上高中,这时已经有了物理和化学课。这一年天气还很热的时候,我们又来到活塞环厂学工。这一次,我们住在东边的大厂房里,睡的还是上下铺,我和李建成同学睡在上铺。我们宿舍隔壁是一个更大的厂房,据说是翻砂自动化生产线,因为用电量太大,迟迟没有投入生产。

这一次,我上机床学习操作了。开始时,我在精密磨床上工作,见识了什么叫现代化设备。后来,我又被安排到除油工序工作。那里有一个烧得很旺的大壁炉,一条轨道穿行在火炉之中。我坐在炉子的西侧,不停地往轨道的卡槽里放置活塞环半成品。在电机的带

动下,活塞环半成品排着队穿过火炉,落在炉子东边的池子里。

根据工作要求,炉子里的温度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。有一次,我拿着钩子排除炉内故障时,不小心把炉膛上方的温度传感器碰坏了。师傅费了好大劲,才把温度传感器修好。为此,我感到很内疚。

这次学工期间,我很想再见一见张朋师傅,可惜一直没见到。直到我参加工作以后,才又碰到他。见面后,我俩谈得特别投机。后来,我还到他家里看望过他。再后来,听说他因病去世了,我非常难过。

关于聊城活塞环厂,我曾经查阅过资料。该厂历史悠久,是国内最早、最大的活塞环专业生产厂家之一。1949年7月,厂名为裕民铁工厂;之后,曾改名为专署实业公司机械厂、聊城农具机械厂、聊城专业配件生产厂;1962年11月,改名为聊城活塞环厂;1993年1月,改名为山东活塞环总厂;2001年7月,改制为山东山环活塞环有限公司。该厂为大型二类企业,主要生产机车、船舶、汽车、拖拉机、摩托车内燃机上的活塞环产品。其产品曾被评为省优、部优产品,销往全国各地,并出口东南亚、西亚等地区。

如今,在活塞环厂老厂区耸立起一栋栋漂亮的高楼大厦。我漫步在楼下的林荫道上,不禁又想起学工时的日日夜夜,仿佛又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。

(图片由聊城地委专署旧址纪念馆提供)

父亲的『大金鹿』

□ 范兆金

我家中有一辆产自青岛的金鹿牌自行车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二八大杠”。父亲说,这辆自行车比我的年龄

还大,是20世纪60年代末我的姨奶奶从几千里外的内蒙古扎兰屯邮寄来的。父亲的亲姨,也就是我姨奶奶一家在扎兰屯,通过勤劳的双手积累了一定的财富,成为当地富甲一方的大户。父亲给姨母写信,告知家里缺少一辆自行车,但是家贫买不起。父亲的姨父忍痛割爱,把自己骑了仅两年的金鹿牌自行车邮寄了过来。因为当时物流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,自行车只能邮寄到济南。父亲坐车赶到济南,办完取车手续,一路颠簸,骑行100余公里,回到茌平洪官屯范辛村家里。

这辆八成新的“大金鹿”自行车,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当时,村里只有两三辆自行车,如果谁家拥有一辆自行车,比现在买一辆轿车还让人感到骄傲。这辆自行车的车标上是一只努力向前奔跑的金鹿,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。车架呈灰黑色,后座宽大结实,驮近百公斤的重物也能稳稳当当。父亲骑着这辆自行车,赶集上店走南闯北,使我家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。

“二八大杠”,对于孩童来说,就是一个庞然大物,要想征服它,就要先学会“溜”。“二八大杠”俗称“大轮”,没有“倒档”,只能往前蹬,不能往后空蹬,所以学骑车的难度大一些。之后村里其他人家买的自行车虽说还是“二八大杠”,但是小轮车,能往后空蹬,学骑

车相对简单一些。哥哥姐姐克服困难,先学会“溜车”,也就是右脚站在车蹬子上,左脚不停地踩地发力,让车子往前滑行,然后左脚悬空、站直,双手扶把让车子滑行一段距离。熟练掌握动作要领后,可以左右脚交替着“溜”。经过不懈努力,终于学会了“溜车”。真正坐到车座子上骑车时,就需要父亲在车后扶着,待时机成熟时撒手。一看情况不妙,车子东倒西歪,父亲赶紧出手扶车。稍有不慎,就会人仰车翻,摔七八回是常事,直摔得鼻青脸肿。不过,能学会骑自行车,摔几次也非常值得。

上班成家后,我买了一辆枣红色的前面没有横梁的金鹿牌二六自行车,骑起来轻便自如。这辆自行车,比起父亲的那辆“大金鹿”,在材质上略逊一筹,后座驮四五十斤重的孩子,还勉强撑得住,若是驮一个成年人,就感觉后座颤颤巍巍,随时有散架的感觉。

父亲的“大金鹿”,历经岁月的洗礼,两侧脚蹬子都已没了踪影,只剩下脚蹬子轴,被磨得锃光瓦亮,且一头已被磨尖。尽管这样,父亲依然骑着它在田地地头行驶了很多年。

如今,父亲已是耄耋之年,行动迟缓,再也不能骑着他的“大金鹿”穿梭于村前街后。“大金鹿”被搁置一旁,鲜有人问起,默默地观看着岁月的变迁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金鹿牌自行车